

特别策划

新技术 新文艺 新表达

让 AI 与文艺双向奔赴

□ 沈 鲁

当前,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涌入文艺领域。AI 绘画工具 Midjourney 可以获得国际数字艺术大奖, DeepSeek 能够参与剧本大纲的撰写, Seedance 生成的 AI 影像在社交平台已获高频率转发, 这一切变化, 都使得我们不得不承认文艺创作的观念、手段与内容正在被加速重构。

面对 AI 之于文艺, 我们既不能在技术迭代的现实环境里表现出“主体性沉沦”, 也不可在流量逻辑支配下陷入“唯算法论”的狂欢, 而是应该在“技术与人文”的持续对话中保持一种既审慎又开放的理性态度。

目前, AI 在各个细分的文艺行业领域的渗透程度有着明显差异。一般来说, 对于网文作家与动画制作人而言, 他们对于 AI 技术辅助的依赖度相对较高。面对 AI 在网文领域的直接下场写作, 网络文学作者的“日更”压力越来越大, 许多网文作者已经开始习惯于利用 AI 代理工具进行写作资料的检索与文句润色以及辅助生成网文情节思维导图, 从而维持网文的更新数量。动画行业利用 AI 进行各种特效画面的制作以及各类动画场景的概念设计, 通常可以将传统动画制作周期大幅缩短。

相较而言, 传统影视编导在 AI 的使用上比较审慎。从大语言模型向公众普及到文生视频模型的发布, 生成式人工智能迅速进入影视策划、概念设计、分镜预览、虚拟置景、特效生成及智能译制等多个环节, 从而引发影视界对于“作者是否会被替代”的普遍焦虑。影视(影像)创作不同于影视(影像)制作。创作, 关系到作者原创意图的独特发生, 作者世界观的个性化投射以及情感与伦理的极致表达; 而制作, 更多关联的是把构思过程物化为视听产品的工艺流程。AI 正在深刻改变制作端, 但是否以及如何触及创作端本身, 依然是一个有待辨明的理论问题。AI 对视听艺术创作的影响具有无法绕开的结构性与本体性的局限, 它或许可以优化手段, 但无法替代创作本身的根本旨趣与思想意图。

无论如何, 我们恐怕都必须承认 AI 正在给文艺带来显著的新变化与新机遇。AI 降低了文艺创作的门槛, 让“人人都是创作者”成为可能, 也让“新大众文艺”更加具体可感; AI 也打破了文艺行业壁垒, 实现了文字、绘画、音乐、视听的快速转化。比如, 当前各种爆款的 AI 漫剧, 正是利用了 AI 技术快速填补了漫画改编的产能缺口, 更好地满足了市场的碎片化消费需求。同样, 我们也必须面对 AI 之于文艺的严峻挑战。当某些传统作家坦言“用 AI 写的小说, 读者也爱看”时, 我们实际上是在讨论“数据”对“真实”的替代以及“机器”对“作者”的取代。然而, 文艺若不再源于生活经验与情感体验, 而仅仅是对海量数据的重组, 那么文艺的独创性又在哪里? 如果任由 AI 生成内容泛滥, 则会导致文艺生态的同质化, 虽然琳琅满目, 却注定千篇一律, 可以“过眼”, 却难以“走心”, 那么文艺的审美价值与思想价值又在何方?

AI 与文艺究竟应当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笔者认为, 还应当是人机协作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一切文艺的核心始终在于对普遍人性的勘探, 对人类情感的体悟以及对时代潮流的回应。AI 或许可以模仿李太白的风格, 但它无法复刻李太白“万古愁”的风骨; AI 或许可以模拟诸多电影大师的银幕美学风格, 但它无法真正理解这些电影大师在各自风格里所蕴蓄的源于其生命内在经验的“曾经”“回忆”与“永远”。

AI 时代的到来, 终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笔者坚信, AI 不会终结文艺, 艺术生产力与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始终是不平衡的, 文艺创作所体现的人之为人的自由与想象始终不可替代。AI 所必将改变的不应是创作本身的主体性, 而只是文艺制作的手段、策略与生产模式。未来的文艺创作, 或许将走向一种高度精妙的“人机协作”模式。这种模式对于人类所提出问题的深刻性, 对于人类如何设定自身价值观的边界, 对于人类如何注入丰富情感与锻造出有温度的灵魂等等, 都将提出更高维度的要求。而 AI 对于如何解决高复杂度的计算, 如何提供海量的素材, 甚至如何实现文艺作品更加多元的具象呈现等, 也都将表现出超出人类自身能力的广度、韧度与精细度。

就目前 AI 之于文艺的发展态势而言, 逐步建立起 AI 时代新的文艺行业规范与文艺评价体系也非常重要。发布文艺作品的“AI 使用声明”, 标注文艺作品的“AI 成分”, 加强文艺人才培养的“数字人文”素养等等, 这都是当下必须要做, 而且已经在做的具体工作。AI 之于文艺, 并不是绝对化的“谁取代谁”的问题, 而极有可能是“彼此加持”的双向奔赴。回溯人类已经走过的历史, “凡有一利必有一弊”, 我们当然要警惕技术对人的异化, 但更要学会利用技术去帮助拓展人类想象力的边界。

第266期

本版邮箱:1273023065@qq.com
本版电话:0791-86849695

当前,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涌入文艺领域, 给文学、美术、戏剧、影视等行业带来深远影响。文艺创作的观念、形式与表达正在被加速重构……本期, 我们特邀了不同领域的观众和学者, 一起来聊聊 AI 文艺。

——编者

AI 演员的台前幕后

□ 吕烨馨

息影 22 年的演员王祖贤将 20 岁至 30 岁巅峰时期的肖像授权给网易游戏《天下》, 以 AI 数字分身“复出”; 虚拟角色“方桃子”与“周以衡”主演的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总播放量破 2 亿……近来, 各大平台涌现出多张或熟悉或陌生的 AI 面孔。他们出现在众多影视作品中, 却从未在片场留下脚印; 他们在直播间和粉丝互动, 却从不需要化妆和休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将这些 AI 演员推向产业前沿。

AI 演员, 广义意义上指的是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形成的演员形象, 一是基于真人演员复刻形成的“拟像”演员, 二是不直接对应特定真人, 由 AI 从无到有生成的“造像”演员, 即“合成演员”。当前公众讨论中的 AI 演员多指后者。值得注意的是, “造像”演员的生成依赖于人工智能对海量真人演员数据的学习与分析, 一方面获取可匹配作品创作的“演员脸”, 另一方面提炼专业表演能力即“演技”。真人演员数据, 是 AI 演员得以生成的首要基础条件, 这也为后续的行业争议埋下了伏笔。

从复刻到竞争: AI 演员对真人演员带来巨大冲击

随着 AI 演员在影视表演中的行业实践逐渐增多, 原有影视表演的职业生态正在迎来新的变化和

挑战——AI 演员会替代真人演员吗?

这一问题的背后, 实质上是关于影视表演行业中工作机会的重新分配。在技术优势和多方利益的驱动下, 部分原本应当由真人演员完成的工作渐渐被 AI 演员所替代。尤其是对于一些没有台词和表演要求的群众演员, 标准化程度高、情感复杂度低、可重复性强, AI 演员具备更强的可操作性和稳定性。这意味着大量入门级和过渡性工作岗

位将首先受到冲击, 以往通过从轻量级角色和表演工作中逐步积累向上流动的职业路径将在 AI 演员介入之后发生改变, 行业流动性随之下降。对于原有的演员职业发展道路而言, 入门级机会正在减少, 曾经“横店跑龙套逆袭成明星”的传奇故事, 恐将愈发罕见。相对应地, 演员职业的专业性与成熟度将被更加看重, 表演艺术中强调的情感表达以及由表演而生发的艺术感受, 也将成为更加值得珍视的部分。

AI 演员的介入, 还将给演员职业群体带来结构性变化。AI 介入让演员职业群体中模糊却真实存在的“头部、中部、尾部”的界限愈发清晰。专业能力越强的头部演员将会在这一变革中更加彰显其表演价值, 真人演员展现出的情感表达、复杂微表情和即兴创作等能力是 AI 演员难以替代和超越的。而处于中部的演员则将面临截然不同的道路选择, 平台提供的授权模式开辟了获得相对稳定和持续收益的新路径,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 AI 演员引发的竞争压力和演员职业环境中不稳定的风险, 但这也意味着部分演员会从演员职业中分离出去, 转向 AI 影视表演的数据提供者。同时, 面对业内出现“男二以下角色 AI 化”的讨论, 中部演员无疑将会迎来更大的职业竞争压力, 其中夹杂着更多不确定的机会和挑战, 而尾部演员与群演所受冲击最为直接, 可能需要通过转型、技能升级或转向 AI 难以覆盖的细分领域寻找空间。

AI 短剧养眼也要养心

□ 郭琳琳

难以在法律上精确对应特定自然人, 这让侵权认定变得模糊不清, 相应的维权难度增大。与此同时, AI 虚拟人物的商业行为同样受法律法规的约束。AI 演员方桃子曾接了一个美瞳广告, 台词声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 因触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十八条“虚构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效果”的红线, 构成虚假广告, 最终被下架。

诚然, AI 无法承担法律意义上的“真实”, 也无法替消费者去实际体验。无论大模型如何迭代, AI 的本质依然是基于海量旧有数据的抓取与重组。它可以拼接出完美的五官, 却无法成为一个有着真切情感逻辑或生命体验的人。此外, 现今的 AI 技术, 依然无法完全复刻人的细腻肢体语言, 许多短剧中, 主角说话时配角如同按了暂停键的木头人, 群演甚至会出现长相高度相似的情况。细微表情变化、身体微颤和自然眼神游移等, 这些人类与生俱来的鲜活的生命质感, AI 难以实现。

AI 短剧的兴起, 的确给真人短剧市场带来了冲击。对于那些依赖霸总、重生等套路化模板和演员瞪眼式表演的粗糙之作, AI 的低成本和高产量简直是降维打击。但那些需要细腻微相表演、即兴情感

从表演到数据: AI 演员的行业规范有待完善

对于影视表演行业的发展, 尤其是需要艺术审美开始建立 AI 艺人库这一信号, 我们需要格外关注“表演”被提取成为“数据”甚至异化为可应用于影视创作的一种数字资产的情况。在这一过程中, 掌握 AI 模型、大数据和算法能力的技术企业与平台, 往往拥有更多主动性。真人演员的肖像、声音、表演片段一旦被提取为可复用的数据, 便落入数据资本、名誉权、个人信息权与数据权益等多重法律问题。尽管演员不会轻易授权, 但在前述职业生态变化的压力下, 演员是否会从“亲自表演”转向“授权自己的形象去表演”并无定论, 而从行业实践来看, 这种情况已有个案。这一趋势正在改变传统意义上的演员职业形态, 也使现有法律规范面临新的挑战。

目前, 国内已经多次出现未经家属同意, 利用 AI “复活”已故明星的争议, 而在今年 4 月,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提到, 使用自然人尤其是死者的个人信息进行建模、形象生成须取得单独同意, 并需在展示区域持续标注“数字人”标识。如何在鼓励技术创新和保障创作自由的同时, 建立更加明确、完善的演员权益保障机制和行业规则体系将成为亟待回应的重要课题。

此外, AI 演员对影视表演市场及资源配置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一些制作方可能给予 AI 演员及其 AI 影视表演作品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若长期维持低成本、高利润, 并拥有稳定受众与消费需求, 则将在供给端对真人演员及其作品形成挤压。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平台方, 还可通过算法推荐、内容补贴、流量激励等机制, 为 AI 演员及其内容培育用户群体, 从而形成“投入、内容、消费”的循环发展。归根结底, AI 演员的发展关涉演员、经纪方、平台与粉丝等多方利益, 如何在其中寻得平衡、实现共赢, 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

从真人表演到数字表演, 从演员创作到演员数据, 技术正在重塑影视生产的组织方式、创作模式和价值分配体系, 也促使行业重新思考演员的职业定位与权益保障。需要看到的是, AI 本质上仍是人类智慧创造的技术成果, 其能力的提升依赖于人类持续的知识积累、艺术实践和价值引导。面对 AI 演员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应在尊重演员主体价值、完善数据权益保护、健全行业规范、保护创作自由和鼓励技术创新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赋能影视创作的新动力, 在技术进步与人文价值的共同引领下, 推动文化创意产业迈向更加健康、开放和可持续的未来。

(压题图左为 AI 短片《倩影》海报, 右为 AI 演员方桃子)